



『新蕾杯』

首届青春文学新星选拔赛

获奖作品精选

《作文通讯》编辑部 编



赵惊歌《来自星星的你》

潘云贵《鼻尖上的普鲁斯特》

汪盈《LEA》

朱王元《怀人于味》

朱益帅《没有告别的告别》

俞思伟《味道三国》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新蕾出版社



“新蕾杯”

首届青春文学新星选拔赛获奖作品精选

《作文通讯》编辑部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新蕾杯”首届青春文学新星选拔赛获奖作品精选 /
《作文通讯》编辑部编. — 天津: 新蕾出版社, 2014. 8
ISBN 978-7-5307-6116-8

I. ①新… II. ①作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56183 号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马梅

电 话: 总编办 (022)23332422

发行部 (022)23332671 23332362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 如发
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 (022)23332677 邮编: 300051

序言

放飞文学的梦想

白 烨

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新蕾出版社共同主办的“新蕾杯”首届青春文学新星选拔赛，旨在为青春文学爱好者搭建展示写作技艺的舞台，放飞文学理想的基地。这次选拔活动，从策划运作到完成评选，历时近一年。赛事组织严密而有序，作品评选认真而负责，尤其是一批青年写作者的脱颖而出，并展现出清新活泼的锐意与才气，这是最让人为之欣喜的。可以说，“新蕾杯”首届青春文学新星选拔赛，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，是一次成功的文学盛举。

我阅读了进入复赛和最终获奖的部分作品，感到作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作者都有咄咄逼人的锐气。说实话，像“密码”、“味道”这样的命题作文式的竞赛，如果不是有很好的艺术悟性，良好的文字表现能力，以及一定的生活积累作铺垫，要作出一篇好的小说与散文作品，实在是不太可能的。因而，这种作文竞赛，实际上是语文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考验与比拼。

即以我读过的作品来看，解题独到又构思巧妙的，小说组就有汪盈的《LEA》，赵惊歌的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王潘生的《情书记》，朱益帅的《没有告别的告别》等。《LEA》中的弥生与若叶，爱恋若即若离，关系不近不远，但这种朦胧又恬淡的情感，却成为彼此生活中的内在动力，滋润着他们青涩的青春。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看起来是写罹患孤独症的唐安不断改动门锁密码，使照顾他的姐姐唐宁不胜其扰，

但恰是这受累又耐烦的过程，却又显现出唐宁尽力呵护弟弟的深挚亲情及其天然自在的母性。《情书笔记》与《没有告别的告别》，在各自的故事里，或写主人公与患病女孩的来往，或写小主角与问题少女的邂逅，都在淡淡的情感纠葛之中，传递出一种人间的暖意与人际的善意。这些作品所书写的，都是小人物、小故事、小情感、小波澜，但内里隐含的，却是精神的正能量；向外释放的，都是人性的闪光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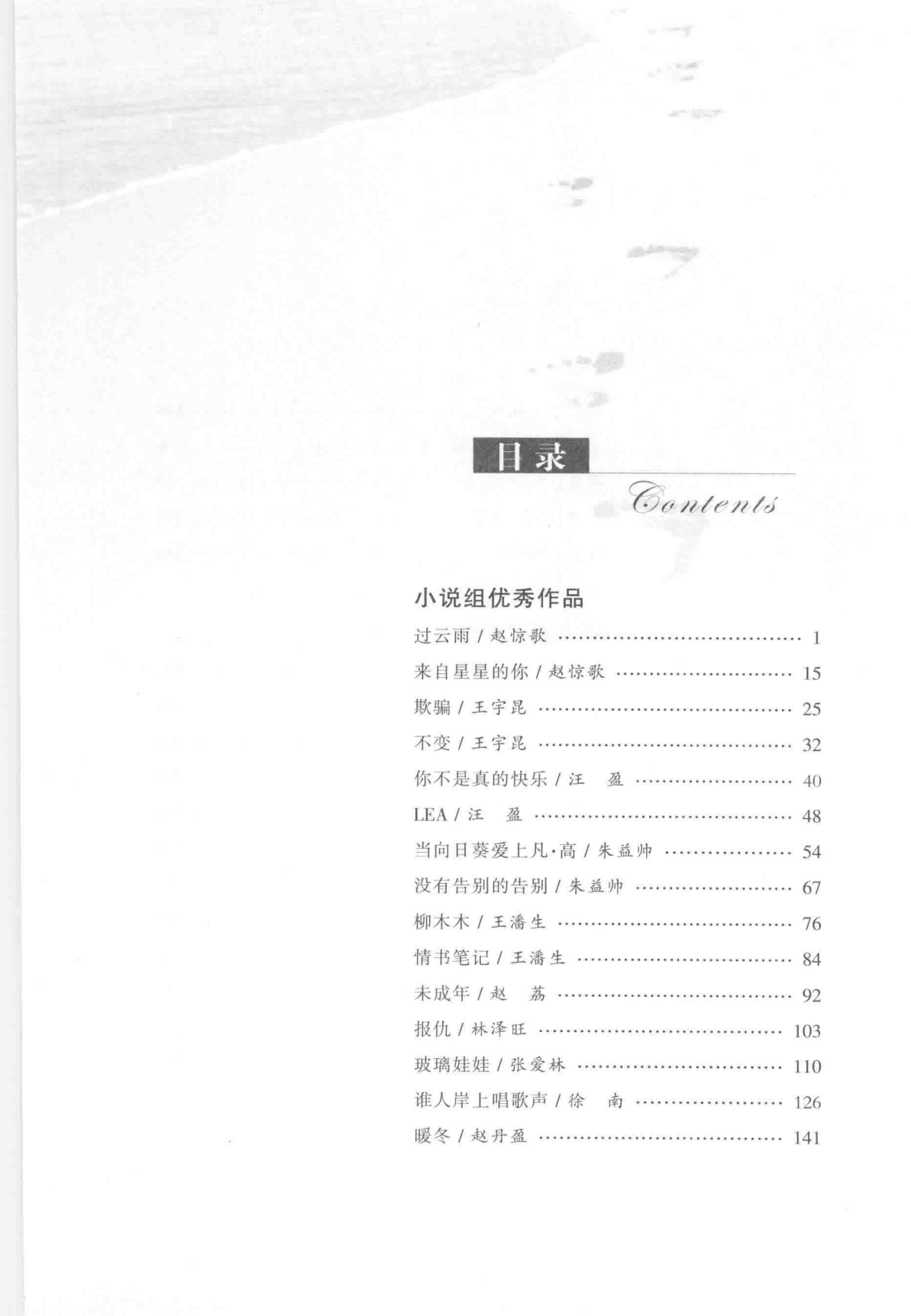
与小说组的优秀作品相比，散文组的优秀作品也毫不逊色。在“味道”的总题旨下，不同的作者各有各的妙招，不同的作品各有各的情趣。散文写作中，我最为欣赏的，是那些以生活化的细节，来表达日常化况味的作品。如刘旭东的以春夏秋冬的四季转换来描绘日常家庭生活滋味的《回忆是味道的缠绵》，尹倩的由家乡的小土路说到母亲的辛劳和撩人乡愁的《泥土地的香气》，潘云贵的由味觉、嗅觉里的记忆细述生命的点点滴滴的《鼻尖上的普鲁斯特》，等等。这些散文篇什，无不紧紧扣着“味道”的总主题，然而在意蕴的发掘与意境的展开上，却又春兰秋菊，各有千秋。

写作凭靠什么？乍一看来，是感觉，是语言；细一深究，是生活，是体验。这些优秀作品，所以读来有内力，读后有余韵，盖因作品是立于现实的生活真感悟，人生真感喟。正是在内外兼备、情文并茂这样一些关节点上，这些小作者们表现出了他们不俗的才情，喜人的进步，乃至可贵的潜质。而赛事主办方将这些文学新星的心血之作结集出版，让更多的读者朋友欣赏到这些有感而发的文字和有备而来的写作，也实为国内文坛一件幸事。

新的文学作品需要更多展示的平台，青年文学新秀的成长也需要更多人的帮助。这次赛事给一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开辟了一条通道，这既是他们梦想的起点，也是他们信心的加油站。希望更多的“正青春、在路上、有梦想”的朋友们，拿起笔来，用文字描绘青春路上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彷徨、忧伤、收获和感动，在放飞自己的文学梦想的同时，也与更多的人分享你们飞扬在文字里的动人青春。

是为序。

2014年5月28日于北京



目录

Contents

小说组优秀作品

过云雨 / 赵惊歌	1
来自星星的你 / 赵惊歌	15
欺骗 / 王宇昆	25
不变 / 王宇昆	32
你不是真的快乐 / 汪 盈	40
LEA / 汪 盈	48
当向日葵爱上凡·高 / 朱益帅	54
没有告别的告别 / 朱益帅	67
柳木木 / 王潘生	76
情书笔记 / 王潘生	84
未成年 / 赵 荔	92
报仇 / 林泽旺	103
玻璃娃娃 / 张爱林	110
谁人岸上唱歌声 / 徐 南	126
暖冬 / 赵丹盈	141

想你 / 贺楠楠	149
且听风吟 / 练圆圆	156
逃离 / 朱建鸿	163
雪莱之死 / 方嘉英	175
Halo / 林晓宇	182

散文组优秀作品

鼻尖上的普鲁斯特 / 潘云贵	194
石象路寻秋 / 俞思伟	198
味道三国 / 俞思伟	201
怀人于味 / 朱王元	204
丰年好大雪 / 刘旭东	207
回忆是味道的缠绵 / 刘旭东	210
细节 / 黄晓琪	213
桂花香味的少年 / 黄晓琪	215
泥土地的香气 / 尹倩	218
时光祭 / 张玉萍	221
文味乍消 / 刘洋	225
文字的角色 / 胡燕	228

赵惊歌,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专业学生,“新蕾杯”首届青春文学新星选拔赛小说组总冠军获得者。本文为作者初赛作品。

过云雨

文_赵惊歌

「一」

矿山给乐源这个小县城带来了铁路,却没带来富庶。

当我走上这条通向矿山的土路时,心里便对这个地方的人们充满了同情。飞沙走石的土路上,总会混杂着一层黑煤灰。煤灰沿着车辙向上伸展,如同一条安静深邃的河流。

除了偶尔驶过的运煤车,很少有人徒步走上这条去往肖箏家的路。

明明前半截的路还被烈日炙烤着,后半截路却下起雨来。同队的许禅抱着摄像机在前面跑,我只好跟在后面亦步亦趋。煤渣和着雨水钻进鞋里,磨得脚底生疼。跑了没几步,就看到秦笑笑撑着一把红伞从坡上跑了下来,她弟弟跟在后面溅了一身黑泥。



“就是一场过云雨，很快就会停了。”秦笑笑给许禅撑着伞，一个大男生让姑娘撑伞觉得不好意思，忙把伞往回推。笑笑又伸长手臂把伞撑过他的头顶，笑着说道：“这边常有这种雨，我习惯了。我和我弟平时都不打伞的。”

秦笑笑听说我们要来，很早就在坡口等了，只是没想到下了雨，就特地回家拿了伞。

我和许禅是重点大学的学生，虽说是“益生”基金的志愿者，但与这些刚入高三的贫困生相比差不了几岁。唯一的差距，就是我们从小在富裕的城市里长大，而这些学生生活在贫困的县城。

“昨天跟你讲的都还记得吧？”我一边走，一边跟笑笑交代昨天约定好的拍摄提纲。

“记得记得，先介绍一下家庭成员，然后就像平常一样，就当没人在拍。”秦笑笑忙点头回应我，“昨天也跟我妈说了要把矜肺说得严重一些。”

“肖筝家在最上头是吧？”

“他晚上要去上物理竞赛班，现在肯定在家。”

“他养母在吗？”

看到秦笑笑顿了一下，我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——他们同学之间从来都不提肖筝是被收养的事，于是连忙改口道：“我是说，他妈在吗？”

秦笑笑就当刚才没听到一般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给别人家看小孩去了。”

到了秦笑笑家，我跟许禅兵分两路，许禅留在秦笑笑家按照昨天谈好的内容进行拍摄，而我拿着相机去了肖筝家。这次回访的三十多个学生，大部分都住在县城，只有肖筝和秦笑笑住在矿山上，需要走很久的煤灰路才能到。

肖筝家虽然条件不好，却是独门独院。我去的时候，门半掩着，肖筝正坐在雨棚下就着天光做题。肖筝看见我，也没打伞就跑过来给我开门。过云雨还未停，屋子里黑黢黢的。肖筝说了一句“你好”，然后回屋给我接了一盆水，让我冲去脚上的煤渣。

“昨天在学校不是说我不拍吗？”等我冲完了脚，肖筝才略带迟疑地开口。

“嗯。”我没有反驳。我已经被肖筝明里暗里拒绝了不下三次，似乎渐渐学会了与他的相处方式。肖筝吃软不吃硬，越是激他，他便越是抵触。

“你想考哪所大学？”我转移了话题，“听你们老师说，你的成绩可以试试清华北大。”

“我妈想让我考省里的大学。”

“我说你，不是你妈。”



雨点打在塑料棚上叮叮咚咚地响,肖箏抬头看了我一眼。都说身世凄苦的孩子会长一双会哭的眼,肖箏的眼却不爱流泪。他没有回答,只是转头望向那淅淅沥沥落下的雨水,仿佛期盼着这场雨快些过去。

「二」

我和许禅都是编导专业的学生。“益生”希望我们回访的过程中拍摄一些素材,制作成一部短片作为“益生”的公益宣传。像大多数公益助学组织一样,“益生”选拔受助生时,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“梦想”。于是回访登记表上,每个学生都要写上自己的梦想。

我分析了所有学生留在“益生”的资料,最后选定了肖箏作为短片的主角。因为只有肖箏的登记表上梦想那一栏是空白。

“双亲早逝,被保姆收养,还是全校第一……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?”我反复跟许禅强调着肖箏纯天然的故事性,“老高没教你纪录片最重要的就是‘讲故事’吗?”

许禅个性腼腆,从来不跟我较真,总是说:“你是导演你做主!”

敲定方案后的第二天,我和许禅就站在肖箏的教室门口等他下课。许禅说他和肖箏聊过,对方似乎不太愿意被采访。我总是安慰许禅,你要相信公众的力量。你不是为难肖箏,而是为了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可以得到帮助。安慰他,也是在坚定自己的心。

下课铃声一响,秦笑笑却先冲了出来。她说:“哥哥你要来拍我们吗?”

许禅刚想开口说“不”,却被我抢了先:“对,想拍点儿你们在学校的素材。”

肖箏不想被拍,但是他不能拒绝我们拍别人的时候带上他。

“好啊,姐姐你想让我说点儿什么?”秦笑笑一打开话匣子就没完,“感谢‘益生’资助我,我才能在这这么好的学校上学,我会好好学习的——我这么说行吗?”

我不想选择秦笑笑的原因就是她说话总是带着一种“官方”气息,半句不离对“益生”的感恩。她很聪明,知道“益生”想要什么样的宣传。可是那些顺畅的溢美之词从她嘴里说出来,倒像是我们提前给她写好了台本。

“你能把肖箏一起叫出来吗?我想你们两个一起介绍乐源中学会比较自然。”

秦笑笑有些不情愿,但还是转身叫了肖箏。肖箏从书本中抬起脸,看见我的时候肩膀就塌了下去,像是十分疲惫。他从教室里走了出来,礼貌地向我和许禅问好。



肖箬的班主任知道我们是志愿者，很配合我和许禅。他说肖箬和笑笑可以陪着我们到处走走，下节课自习可以晚点儿到。

秦笑笑特别热情，一边介绍学校的设施一边讲班里的趣事，她把班里的人说了个遍，却始终没提到肖箬的名字。我指着一旁拿着单词本默默背诵的男生悄声说：“他呢？”

许禅的镜头转向肖箬，肖箬才把目光从单词本上移开，他说：“我没什么趣事。”

“啊，肖箬是我们班的名人，之前还上了好多次报纸。”秦笑笑说肖箬之前在全省物理竞赛中得了第一名，还有记者来采访了他，“报纸上还有他照片，哭着捧着奖状特别逗。”

“为什么哭？”我问肖箬，肖箬没有回答。秦笑笑多嘴：“还不是让他讲他妈被煤气……”

肖箬瞄了笑笑一眼，笑笑就收了声。

“你愿意跟他们说，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讲？”

“讲什么？”肖箬看着我，“我妈煤气中毒去世吗？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”

我被问得无力反驳。的确，不仅报道上有，“益生”受助生资料上也写得很清楚。肖箬八岁的时候母亲在浴室里煤气中毒死亡。

“选拔受助生的时候他就说过好几回了，”笑笑悄悄跟许禅说道，说完就做了个鬼脸，“我们都快背下来了。”

可是，我们得让肖箬自己讲出来。

「三」

我没再问，肖箬又回到了他的单词书里。一路上听秦笑笑说说笑笑，走了几栋楼才发现跟在后面的肖箬不见了。

“不用管他啦，”秦笑笑指了指旁边的教学楼，“他肯定是跑到化学实验室自习去了。肖箬经常一个人去那里自习，晚上也不回家。那里冷飕飕的，就他喜欢去。”

“许禅你跟笑笑继续逛，我去看一下。”我说完还没迈出步子就被秦笑笑拽住了衣服。

“姐姐你就不能选我吗？肖箬他妈自己没儿子，对他可好呢。我爸是矽肺，治不好的，还可能变成肺癌。”秦笑笑越说越委屈，“我比他惨多了。”



矽肺是接触粉尘多的工人中常见的一种疾病。本来得了这种疾病,只要通过国家审批就可以获得相应补助。笑笑父亲算是矽肺二期,但是申请却一直没批下来。没有补助,又不能工作。一个母亲养两个孩子,确实非常艰难。

“我不是要选最‘惨’的……”

“你让我说什么就说什么,让我哭我就能哭出来。这还不行吗?”秦笑笑拽着我的衣服,近乎乞求,“为什么不能选我呢?”

后来我问许禅,秦笑笑该不会是心理扭曲吧?又不是什么上报出名的事儿,怎么搞得像是北影厂门口的群众演员那般积极呢?!

许禅微笑着摇摇头,笑笑挺好的。

我撇撇嘴不满这回答。大概是异性相吸,许禅跟笑笑关系很好,说她很像他妹妹。秦笑笑也的确是个灵巧懂事的女孩。她知道我选中的是肖箏,于是就帮着我们跟肖箏养母说情。不过说情的前提是,拍摄要把她家也带上。

肖箏的养母说只要肖箏自己愿意说,她肯定配合。第二次来到肖箏家时,他养母也在。在肖箏家的院子里,他的养母当着我们的面劝肖箏同意拍摄。肖箏始终低着头,如果不是单薄的身子挺得笔直,我还以为他就要这么哭起来。

后来肖箏的养母说得急了,在肖箏后背上敲了几下: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?这些哥哥姐姐还不是帮你的?”

“帮我?”肖箏抬起那双会哭的眼,“帮我什么?”

我被说得一愣,眼见肖母扬手又要打,连忙拽住她说算了算了。肖箏说得没错,我能帮他什么呢?就算他同意拍摄,“益生”的助学基金也还是那个数字,他家里的情况也不会改变。我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给他家里塞钱,那是施舍不是帮助。

走出肖箏家的门,就看到笑笑在路口站着。她听了里面的情形,安慰我说:“其实肖箏平时可听他妈的话呢,可能是这次物理竞赛他去不成才闹脾气,等过了这阵子就好了。”

“不是比完了吗?”许禅接过笑笑的话。

“哦,复赛。他是全省第一,能参加全国比赛呢。”

“为什么不让他参加?”

“要参加决赛就得去上海,肖箏家那里也没亲戚。”笑笑把她从办公室里偷来的事情说了七七八八。虽然没有点明,但也能听出来肖箏的养母是不愿意多花这笔钱。毕竟一个物理比赛也不是上大学的保证。

“如果我们跟丽姐说说……”许禅没说完,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,转身迈开步



子就往坡上跑。还没跑到肖筝家,我就在门外大喊道:“肖筝,肖筝!”

我径直推开门,肖筝正在院子里晾衣服,他撑着晾衣竿愣愣地看着我。

“肖筝,”我扶着门框,气喘吁吁地问道,“如果我帮你呢?”

“什么?”

“我说,我帮你参加物理竞赛。”

我不知道肖筝是不是听懂了我的意思,只顾着对他傻笑。肖筝微微垂下了眼睑,晾衣绳上的深色衣服遮住了落在他脸上的阳光,像是天空飘过一朵厚重的云。

「四」

7月的上海酷热难当,强烈的日光像是要把一切都晒化了一般。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总决赛在上海一所大学中进行。我和许禅足足在校门外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肖筝的身影。

肖筝看到我们,没有像以前一般默不作声,而是问了一句:“热吗?”

这一问把我和许禅都逗笑了,肖筝见我俩笑得快岔气了,不好意思起来。我钩过肖筝的脖子,整颗心都愉悦起来。他身上还带着室内冷气的凉意,让人觉得异常舒服。

“丽姐订了明天的票,我们还有一下午的时间到处玩。”说罢我拽着肖筝往地铁站走,许禅却蹙着眉望了我一眼没有反驳。

丽姐是“益生”的地方负责人。许禅原先想以拍摄为由,请她帮助肖筝参加比赛。可“益生”毕竟是某企业的下属基金会,有关钱的事情总会牵扯漫长的上报申请过程。我们等得了,可是比赛却等不了。肖筝很倔强,不愿意接受我私人的帮助。我只好假借“益生”的名义,给肖筝出了路费和住宿费。

其实许禅大可以告诉肖筝是我出的钱,但他却选择了缄默。他说:“你是想回去后再告诉他真相吗?这样他已经接受了你的‘帮助’,就不得不接受我们的‘请求’,对吗?”

“这是唯一的方法,”我绽出一个笑容说,“但也很卑鄙对不对?”以肖筝家里的情况,他不可能让母亲替他还了我这笔钱。聪慧如他,也明白事理——这是不得不还的人情。

我和许禅带着肖筝逛了上海的大街小巷。这是肖筝第一次出远门,还是到这样的大都市。他眼睛都不舍得多眨一下,盯着那西洋风格的建筑直呼“好看”。



我请肖箏吃了乐源吃不到的 Dairy Queen。肖箏看着我把冰激凌杯倒过来，惊讶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几秒后才发觉我是在逗他。当肖箏低着头，含糊地对我说“谢谢”时，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。只觉得自己卑鄙极了，而肖箏还对着我的卑鄙说谢谢。

夜幕下的黄浦江吹着氤氲的晚风。许禅摆弄着他的单反，对着东方明珠拍个不停。我和肖箏站在江畔，望着对岸灯火辉煌的浦东。肖箏说他从没见过这么明亮的夜晚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

江上驶过巨大的轮船，发出呜呜的鸣笛声。我趁着那鸣响，双手拢嘴大声喊道：“我要当个大导演！我要拍一部让全世界感动的电影！”然后对肖箏说：“你也喊呀！想考个好大学，要永远拿第一名！随便，喊什么都行。”

肖箏没有说话，转而望向那悠悠的江水。水面倒映着碎裂的光影，可那辉煌终究不是真的。

“你难道就没什么想喊出来的梦想吗？”总觉得肖箏似乎敞开了心扉，我才敢试着问出登记表上留下的疑问。

肖箏沉默了许久才开口，却所答非所问：“以前我家住在灯泡厂的宿舍里，特别矮小的平房，冬天又湿又冷，只能去别人家洗澡。我爸总说以后有钱就搬出去，可是后来他就病了。他说借到钱就带我来上海，上海能治他的病。可是我现在来了，他也不需要治了。”

“你都还记得？”肖箏的爸爸先于他母亲离开，那时肖箏才五六岁。

肖箏漠然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扯着嘴角笑了一下说：“本来应该忘记的，只是逢人就说，也就忘不了了。”

「五」

从上海回到乐源，我们就接到了“益生”地方负责人丽姐的电话。她说笑笑父亲昨天因为肺结核住院了。让我们把肖箏送回家以后，代表“益生”去看望一下。

肺结核是矽肺的并发症，也就是说笑笑父亲的病情恶化了。

许禅问我，要拍吗？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毕竟这是难得的故事素材——如此短暂的拍摄过程中，能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，不得不说是我们的运气。

说到“运气”，我的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这个词用得是不是有些卑鄙？

送走肖箏我们就赶去了医院，笑笑一直在门口等我们。她说，病房里待不了



太多的人。如果我们一会儿要拍，她进去和母亲说。

许禅拿着摄像机在前台充电，我和笑笑坐在病房外。我开门见山：“你爸住院医药费够吗？”

笑笑说乐源中学组织了募捐，在丽姐的带领下“益生”也在内部筹集了一笔捐款。

“那以后呢？”捐款与资助只是暂时的，矽肺的并发症就算缓解了也不可能彻底治愈。就像是一颗埋在身体里的炸弹，今天延缓了危机，明天呢？

“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妈说今年国家补助说不定就能批下来了。”笑笑咬咬嘴唇，然后搂着我的胳膊说，“而且不是还有姐姐帮我们家吗！等片子放出来了，说不定就有更多人帮我们了。”

见许禅拿着摄像机过来，笑笑连忙站起来带我们进了病房。笑笑的母亲见我们过来，问道：“这也要拍吗？”

“妈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”笑笑给我们让出一条道，许禅刚往前走，笑笑的父亲就开始剧烈地咳嗽。笑笑妈吓得赶快去拿痰盂，一边抚着丈夫的后背一边跟我们说：“这病传染的，你们还是出去吧。”

“妈！”笑笑回头跟我们解释说，“医生说不传染的。你们有问题要问吗？”

“怎么什么都拍啊？不想拍还不行吗？”笑笑的母亲说着说着就开始哭。笑笑让我们继续，自己却抱住了母亲，像是劝诱孩子一般说着：“妈，这是在帮我们，这是在帮我们。”

“对啊阿姨，你知道现在媒体力量特别大……”我还没说完就被笑笑妈推了一把，幸亏许禅在后面托住了我才不至于摔倒。

“不拍！”笑笑的母亲哭红了眼睛问我，“不想拍还不行吗？”

“不拍的话弟弟怎么办？”笑笑说着自己也开始哭，“钱都给我爸治病了，弟弟怎么办，不上学了吗？”

母女两个哭成一团，其他病床的人对着我和许禅指指点点。

最后没了办法，我对许禅说远点儿拍吧。就当是母女因为一家之主病情恶化的事情在哭。一向沉默的许禅却冲我摇了摇头，然后盖上了镜头盖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太残忍了。”许禅丢给我四个字，瞬间把我定位成了“恶人”。

我不知该气愤还是委屈，看着许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“许禅，就你的心是肉长的吗？”

我总是在回避，即便知道让肖箴说故事是揭他的伤疤，让笑笑讲述她父亲的



病是在戳她的痛楚。可是同情他们有用吗？我们不过是两个学生，能做的只有将他们的“故事”通过媒介让更多的人看到。

毕竟，只有公众会给他们最终的公正与安慰。

“秦笑笑你是不拍了是吧？那肖箏呢？”我肯定地说道，“我会让肖箏说出自己的故事的。”

「六」

乐源中学的暑期补课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而我们也答应了丽姐补课结束那天就启程离开。眼看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，肖箏却仍然有意避开拍摄。因为之前与许禅发生口角，我赌着一口气一个人守在化学实验室等肖箏。笑笑说肖箏如果不在家，就只会在化学实验室里自习。

实验室在乐源中学一栋教学楼的地下室里，放假时很少有学生路过这栋楼。走廊里没灯，只有实验室里亮着灯光。虽然是仲夏的夜晚，墙壁却仍透着一股凉气。我抱着胳膊直打哆嗦，肖箏怎么喜欢在这种鬼地方自习？

我一直等到晚上十点，越来越觉得这里阴森诡异。走到教学楼门口，才发觉大门上了锁！

我没带手机，只能一边敲门一边喊。喊了十几分钟没人回应，只好无力地靠着门坐在了地上。

“喂！”

不知等了多久，隐约听到人声。我扭过头，看到一只手撑着玻璃门喘气的肖箏。他喘得厉害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对我摆摆手，让我往后退。

“你来这儿干吗？”等他拿钥匙开了门放我出来，才缓过气说道，“丽姐和许禅哥都要急死了。”

“你来找我的？”肖箏不否认也不承认，只是默默跟在我身边往回走。

见他跑得满头大汗，我调侃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来自习的。”

“我本来要自习的，只是下课就被校长叫走了。”肖箏抬眼看着我，话还没出口嘴角就先扬了起来，“我得奖了。学校接到通知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抓住他的手臂，激动地问，“几等？”

“一等。”

“全国几个一等？”

“一个。”



我大叫了一声,指着肖箏说道:“把手举起来!”肖箏不明所以地照做,我伸出手啪的一声拍了上去。肖箏痛得直甩手,一边笑一边小声说道:“这怎么叫‘举起手’呢,明明叫‘Give me five’……”

我不跟他计较,只顾着高兴。幸亏让肖箏去了,不然要错过多好的一个机会!

“你说不定可以凭比赛提前申请大学不用高考啊!咱们去上海看到的复旦、暨大你都可以试试。”我拍着肖箏的肩膀,“要不然来我们学校?我们学校大啊,里面有一座山。”

肖箏憧憬的目光只那么几秒就消失殆尽。他抿着嘴,摇了摇头:“我妈说考省里的,别走太远。”

“又是你妈……”

大概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,肖箏的养母总是怕他过于优秀,怕他考到了外地,就再也不会回到乐源为她养老送终了。

“你知道的,我是被收养的。如果没有‘妈妈’收养我,我现在可能就是个孤儿,连学都没办法上……”

“那又怎么样?”

“我总要知恩图报。”

那晚我和肖箏在乐源漆黑的夜路上走了很久。我却怎么也想不明白,为什么“报恩”就要放弃自己的梦想?直到秦笑笑父亲要转院那天,许禅去送笑笑一家。

笑笑的母亲要跟着丈夫一起去省城做陪护。我说,笑笑年龄大了可以住校,那她弟弟怎么办?跟着一起去吗?

许禅说她弟弟不上了。本来家里就已经支持不下去了。笑笑之所以一直积极地配合我们,就是希望能借助我们的力量让“益生”把她弟弟也列为资助对象。

“你知道我们没那个能力。”毕竟,我们只是“益生”的临时志愿者。

“笑笑很清楚,她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想要得到就要付出。”

我问,付出什么?他们还有什么能付出的?

许禅没有回答。可是在长久的沉默当中,答案却了然于我心。我们不必担心生计,即使借贷也有能力偿还,但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乐源,更别说用其他方式回报“帮助”。所以,在从天而降的恩惠面前,在无法拒绝的“帮助”面前,总要抛弃些什么。比如眼泪,比如隐私,比如自尊或梦想。

